

觀堂集林

圖書集成

觀堂集林卷第十八

史林十

海甯王國維

胡服考

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

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

趙世家同

其制冠則惠文

蔡邕獨斷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劉昭補注又名鷄鶩冠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

以金貂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又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加雙鷩尾爲鷩冠云

中略

鷩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

趙武靈王以表勇士秦施安焉

案胡服之冠漢世謂之武弁又謂之繁冠古弁字讀若盤繁讀亦如之疑或用周世之弁若插貂蟬及鷩尾則確出胡俗也其插貂蟬者謂之趙惠文冠惠文者趙武靈王子何之諡武靈王服胡服惠文王亦服之後世失其傳因以惠文名之矣其加雙鷩尾者謂之鷩冠亦謂之鷩鷩冠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鷩鷩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鷩鷩讀曰私鉗頭兩字三音蓋以鷩鷩爲帶鉤之師比

然史記佞幸傳云孝惠時郎中皆冠鷄鷄貝帶說  
文解字鳥部亦云秦漢之初侍中冠鷄鷄則淮南  
書之鷄鷄確爲鷄鷄之誤又冠名而非帶鉤名也  
如是胡服冠飾既有貂蟬鳥羽之殊而鳥羽中又  
有鷄與鷄鷄之異然用武冠則同其插鷄鷄或貂  
蟬蓋無定制恐自趙時已然漢初侍中插鷄鷄中  
葉以後易以貂蟬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曰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號爲侍中則侍臣之易貂蟬  
自武帝時已然矣而以插鷄鷄者爲武臣冠故續漢志分別  
言之至鷄鷄與鷄同爲雉屬說文解字鷄鷄鷄鷄也  
鷄赤雉也鷄似雉出上黨二者相似故得互言之  
其冠漢時有武冠武弁繁冠大冠諸名晉宋以後  
又謂之建冠又謂之籠冠晉隋志蓋比餘冠爲高大  
矣

其帶具帶

趙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  
傅王子也

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具帶鷓鴣而朝

案具帶具帶國策淮南互異史記及漢書匈奴傳  
皆云黃金飾具帶一姚宏戰國策續注引漢書作具帶賈誼新書匈奴

奴篇云繡衣具帶而史漢佞幸傳及今本穆天子

傳均作貝帶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引穆天子傳作具帶

二字形相近故傳

寫多訛顏師古注漢書佞幸傳云貝帶海貝飾帶

然此帶本出胡制胡地乏水得貝綦難且以黃金

飾不容更以貝飾當以作貝爲是具帶者黃金具

帶之略猶漢書雋不疑傳之云櫛具劍王莽傳之

云玉具劍也古大帶革帶皆無飾有飾者胡帶也

後世以其飾名之或謂之校飾革帶吳志諸葛恪傳或謂

之鞍飾革帶御覽引或謂之金環參鏤帶同引鄴

或謂之金梁絡帶金樓子或謂之起梁帶新舊兩唐書輿服志說見

後凡此皆漢名胡名則謂之郭洛帶高誘淮南主

術訓注私鉞頭郭洛帶係銚鏑也顏師古漢書匈

奴傳注引張宴曰鮮卑郭洛帶瑞獸也東胡好服

之魚豢典略謂之廓落帶御覽吳志諸葛恪傳謂

之鉤絡帶御覽引吳書及吳錄皆作鉤絡帶宋書禮志袴褶服之絡

帶即郭洛帶鉤絡帶之省也黃金師比者具帶之

鉤亦本胡名楚辭大招作鮮卑王逸注鮮卑緄帶

頭也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作犀毗高誘淮南

注作私鉞頭皆鮮卑一語之轉延篤所謂胡革帶

鉤是也古有大帶有革帶玉藻記大帶之制曰弁

紐約用組三寸是大帶無鉤也左氏昭十一年傳云衣有禴帶有結此不明言其爲大帶革帶有結則亦無鉤矣然古革帶當用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史記齊太公世家云管仲射中小白帶鉤荀子禮論篇縉紳而無鉤帶紳爲大帶則鉤帶或指革帶皆古帶用鉤之證然其制無考其用黃金師比爲帶鉤當自趙武靈王始矣

### 其履鞞

廣韻八戈引釋名鞞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

太平御覽

卷六百九十八

引釋名鞞本胡名也趙武靈王始

服之

案今本釋名云鞞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鞞鞞



鞞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無趙武靈王始服事  
蓋今本訛脫廣韻與御覽所引亦非原文皆隱括  
其意疑趙武靈王始服之一語釋名本繫於鞞鞞  
鞞之缺前壅者胡中所名也下

其服上褶下袴

史記趙世家當道者謁簡子曰及君之後嗣且有革  
政而胡服張守節正義胡服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裳  
也

案胡服之衣趙策及趙世家皆無文自來亦無質  
言之者惟張守節正義以唐之時服當之唐之時  
服有常服袴褶二種謂日常所服者今定以爲上褶下袴  
卽以後世所謂袴褶服當之者由胡服之冠帶履  
知之也漢書武五子傳故昌邑王衣短衣大袴冠

惠文冠則惠文者袴褶服之冠也晉書輿服志宋書禮志皆云袴褶之服腰有絡帶以代鞶革絡帶者具帶之胡名則具帶者袴褶服之帶也隋書禮儀志履則諸服皆用惟褶服以鞞則鞞者袴褶服之履也趙武靈王所服胡服冠褶服之冠束褶服之帶履褶服之履則其服為袴褶可知此可由制度推之者也褶者上衣士喪禮祿者以褶則必有裳褶與裳對文言之釋名褶襲也覆上之言也又留幕冀州人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大褶至膝則小者較膝為短矣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皆褶為上衣之證也

案褶字古亦通作襲士喪禮祿者以褶鄭注古文褶為襲說文解字衣部有襲無褶蓋用禮經古文然鄭元於喪禮之商祝襲祭服乃襲二稱及聘禮之裼襲鄉射禮大射禮士喪禮之袒襲諸襲字皆作襲獨於士喪禮祿者以褶从今文作褶

不從古文者是鄭以褶襲為二字也且鄭於禮經諸襲字下不云  
今文襲為褶是今文本有褶襲二字又喪大記於君褶衣褶衾作  
褶於凡斂者袒遷尸者襲作襲是今文禮家皆以褶襲為二字也  
二字音義皆近褶謂一衣自有表裏襲則數衣相為表裏褶為衣  
名襲乃加衣之名然今文禮家分別用之辨微之意也又微論之  
則褶字又有二義玉藻禫為網帛為褶褶謂袷衣對單衣之網言  
之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褶謂上衣對下衣之裳言之漢以  
後褶字亦兼二義又古者高低謂之上下表裏亦謂之上下釋名  
覆上之訓及顏師古云重衣之  
最在上者皆據二義為說也

名云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蓋特舉其異於裳者

言之案袴跨一字跨與今時褲制無異古無異說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今之套褲古之袴也今之滿褶褲古之褲

也蓋據說文脛衣釋名跨別之訓以為言然二書但就跨跨言之以別於無跨之犢鼻褌非必謂跨之兩跨各別為一物也漢書上官皇后傳為窮袴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窮袴即今之緝褶袴也方言無網袴謂之鼻郭璞注袴無跨者今之犢鼻褌也是漢時下衣之有前後當及無跨者通謂之袴段氏以今之套褲當之非也

跨別此古服所無也古之褻衣亦有襦袴內則衣

不帛襦袴左氏傳徵褻與襦褻亦袴也然其外必

有裳若深衣以覆之雖有襦袴不見於外以袴為

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於乘馬之俗蓋古之裳衣本乘車之服至易車而騎則端衣之聯諸幅爲裳者與深衣之連衣裳而長且被土者皆不便於事趙武靈王之易胡服本爲習騎射計則其服爲上褶下袴之服可知此可由事理推之者也雖當時尙無袴褶之名其制必當如此張守節廢裳之說殆不可易矣

戰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

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齊策田單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

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中略

魯仲子曰

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漢書藝文志鷩冠子一篇原注楚人居深山以鷩爲冠

案大招或云屈原所作或云景差二說不同要在楚頃襄王放原江南以後去趙武靈王之初胡服至少且十餘年故用鮮卑之語若田單之大冠修劍黃金橫帶大冠卽惠文冠黃金橫帶古服所無卽具帶也單攻狄之歲雖不可考然在復齊之後則後於趙武靈王之服胡服殆三十年矣鷩冠子未詳何時實其書有趙武靈王篇知亦在武靈王以後故皆用異冠帶知戰國時之服胡服不限於趙國矣

至漢而爲近臣及武靈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并服焉

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

容

鷄鶡貝帶

漢書景十三王傳廣陵王去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  
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又武五子傳故昌邑王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

又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  
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

東觀漢紀

御覽卷六百  
八十七引

光武初興與諸季市弓弩絳衣

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  
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又

同上引

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獨斷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  
常侍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

續漢志武冠亦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

又武冠加雙鷩尾豎左右爲鷩冠云五官左右中郎  
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鷩冠紗縠單  
衣虎賁將虎文袴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鷩冠  
虎文單衣

案上九事或箸胡服之冠或但箸其服或并箸冠  
服或并箸冠帶續漢志言五中郎將虎賁武騎等  
皆冠鷩冠而服單衣案漢之單衣如深衣制則但  
箸其冠者未必卽服其服也然其初冠服大抵相  
將如昌邑王所服者是蓋寬饒之斷其單衣者以  
未出殿門不及易服也又如東觀記所記光武之  
絳衣赤幘及赤幘大冠雖但箸其冠及服之色而  
不箸服之種類然漢時赤幘絳衣實爲袴褶之服  
何以證之周禮司服鄭注云今伍伯緹衣

緹赤黃色崔

豹古今注云今戶伯絳幘纁衣纁色亦在赤黃之間與絳相類伍伯

者車前導引之卒見釋名續漢志古今注今傳世漢畫象中車

前之卒隨家莊畫象第一石及汶上縣城垣東西二石又山東金石保存所日本東京工科大学所藏各一石車前皆

有四人執畢及杖前導案續漢志云車前伍伯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則上五石中之軍前四卒確為伍伯無疑皆

短衣著袴由伍伯之絳幘纁衣為袴褶之服知光

武之絳衣赤幘及赤幘大冠不獨冠胡服之冠亦

服胡服之服矣前漢侍臣及武官之服殆皆如此後漢以還頗有

變革或以胡服之冠為武官之冠而易其服如續漢志

所紀中以胡服之服為士卒之服以漢畫象證之如孝堂山東石室東壁畫

郎將等者與武梁祠第二石之怨家攻者皆短衣著袴知漢世士卒皆服

袴褶伍伯亦其一也而去其冠然猶用武冠之幘如伍伯其皆出

於古之胡服猶可得而求其蹤跡也然則後漢中

葉後袴褶之服但施於士卒而不及武官故崔瑗



諫魏太子書以褶爲虞旅之賤服也

漢末軍旅數起服之者多於是始有袴褶之名

江表傳

吳志呂範傳裴注引

呂範自請覲領孫策都督策曰子

衡卿旣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

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

中略

範出便釋構著袴褶

執鞭詣閣下自稱領都督

魏志崔琰傳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

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深惟儲副以

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意雉免

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惟世

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夫獲罪於天世子報

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

亦去矣